

## 陳姝里個展：無所謂的創造

吳雨致

您是在什麼時候認識陳姝里的呢？是在 TATO<sup>1</sup>計畫的 FIAT 車身設計，還是上海的 Green & Safe、台北的農人餐桌(Farm Table Restaurant)，粉樂町(Very Fun Park) agnès b 的創作裝置？或是繪本超狗一號(Moon Festival Mission of Superdog No.1)、印花樂(in Bloom)的布匹設計，其實，還有 Little Seed Collection 的服飾設計...；如果，竟還有人能說出更早的《很高興認識你！西班牙》(Mucho gusto! España)或《媒婆報》(Mapper)，代表著我們根本就是一路被藝術家吸引的。她的人物表情單純靈動、身形弧度特殊，用色低彩得像是險招；她的剪貼技法，飽合一氣呵成的率性。從造型到色彩、技法，造就了些許譎趣疊合著不流俗質感的高識別度與吸引力。

然而，除卻以上，在藝術家的作品中，卻有一股突出一直頑強地浮現；那股突出並非輕甜、更不炫技，而是來自於一一厚實。因為，藝術家的創作裡有一種誠懇與繁複；她很少運用電腦繪圖立即形成圖案，在進入排版之前，她有時先剪貼、有時則先版畫；在創作形式、工具、工序、媒材、顏料、手法的交錯混搭與自我挑戰下，她所創作出來的紅鼻子、黑眼珠、綠手肘、交錯人形、交通工具，和她所打造的一整個世界充滿層次，更端出了這個時代日益罕見的「厚工」。因此，她所創作的線條、形狀、色塊，都能獨立於故事之外，如寶石般地被欣賞。所以，我們在她日漸成熟的創作之路上，追隨的不僅是她的作品，更在撿拾心中的寶石，而這些寶石反射著我們珍視的價值一一堅持、純粹與自我要求。

不過，陳姝里並不止於如此。

在這次展覽裡，我們會看見過去曾翻閱、穿戴、提拿「之外」的，更豐富的藝術家一一在前述所提及的插畫、設計案的製作過程中，所捨棄的餘料裡。藝術家展現了她如何運用嶄新之眼，對所謂的多餘，展開 **refind** 的征途；儘管她說，拾獲這些寶物之後的創作，是「無所謂的創造」。

可是，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「無所謂的創造」解釋為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」。因為，本展覽並不在推崇藝術家無所為而為的歲月靜好；反而，即將在我們面前鋪展的，是藝術家以餘料為介面，對自己的創作、能力、生活、現實，所進行的一場場格鬥。

在重構餘料方面，藝術家重新審視這些工作中剪剩的紙片，紙片的形狀、顏色，

---

<sup>1</sup> TATO 計畫由文化部駐義大利代表處文化組與米蘭 NOI Altri 文化協會共同主辦

是在有意識的擷取遞交完成設計案之後，所落下的無意識。在重構訊息上，這些無意識在抽離創作的主軸與意義之後，部分的形狀、截斷的顏料邊界、甚至連紙所在的部位（例如紙邊），都出現獨立的生命，藝術家藉此創造全新的訊息。在重構創作技法部分，重新將之拓印、排列、修剪的實驗，是藝術家的基本工，藝術家甚至在既有技法，與新探形式裡，產生自我能力的質變；在既有專業上，藝術家運用織品設計裡四方連續接版的概念，形成作品《突然來了一陣風》(All of a sudden)、《無限 Infinity》；在新探形式裡，平面餘料的形狀觸發藝術家思考立體化的可能，因此學習陶藝將之幻化成小型陶塑《Playground》；而，版畫線條排列也引發藝術家探究立體製版的可能，然後，在釘孔、接痕的關鍵細節裡藏著叩問媒材技法的機鋒。同時，藝術家「拾獲物」的範圍不僅只在剪剩的餘料，甚至連版畫過程中的必要用品——勞苦功高卻不可能成為作品的墊紙，都因藝術家對版畫世界的脈絡理解，透過畫框宣稱了墊紙的作品意義，讓不被認定的因此成立！

您可以說，這是反身性的表現；但，起點或許更在，藝術家從瞥見到凝視，對於所遭逢（encounter）的一切，保有異識（dissensus）的堅持。所以，這次的展覽不是臥遊的適意、討喜的小創意，而是一場場的，讓所有的發生無一被拋棄，讓所有的瑣碎皆能發光的，顛覆與格鬥。

這個格鬥來自於，藝術家不臣服於慣常；每個碎片，都是時光與當下的自己彼此遭逢的、獨一無二的瞬間！這個格鬥更來自於，藝術家已能掌握多項專業，卻深懼老成，因而渴望將自己丟入未知領域，只因學步的摔跌飽含嶄新的雀躍。格鬥更展現於，藝術家運用「可感的配置」，對自己、時空；有用、無用；已嫺熟、未掌握；理性、感性；甚至對專業、生活，進行重新的賦義。如同其中一件作品的名稱《我必須持續地建構以不致於崩塌》(Construction)，這個無所謂的創造是藝術家用警敏與不妥協所搭建的心智空間，對抗慣常的自由因而產生！

敬請好好欣賞藝術家的作品。展覽以《零件-1》(Components-1)、《零件-2》(Components-2)做為開端，融合部分的《拾獲物》(Found Object)系列，我們能看見藝術家如何整合與單一凝視餘料；接著，在《夢想》(Dreams)與《夢想的組成》(Composition of dreams)兩件作品中，我們能看見藝術家嫺熟的版畫技巧，如何展開厚薄、痕跡交替的，細緻酣暢的遊戲；然後，您即將看到數量更多的《拾獲物》系列，圖地留白的懸殊對比，餘料展現出雕塑感，並與展呈在前方立體的《Playground》相互呼應；並在此陶藝之後，展現餘料與織品、立體版畫技能之間的大開大闢。

展覽結束於作品《迷路》(One night in the desert)，似乎另有深意。藝術家在前往西班牙駐村前，先至摩洛哥進行田野調查，當時藝術家問住在沙漠裡的柏柏爾人，倘若迷路了該怎麼辦？柏柏爾人回答：「跟著小沙丘走。」「那要是在晚上呢？」

柏柏爾人回答：「那就先睡一覺，等天一亮，我就知道怎麼走了。」所有插畫、設計案所散落的餘料，就像是沙丘一般，藝術家收攏並重新鍛造它們，既是頑強的對抗理所當然的定義，也在為她自己與我們，落定生活、慣常風沙所無法掩蓋的、閃爍如同寶石的精神方位。